

一个孩子眼中的淮海战役(下)

◆ 邓伟志

从中观上看,离徐州不远的西南方向,群众基础比较好的是萧县二区。一区近国民党县政府,共产党进去比较困难。不过,解放军又不可能住在群众基础最好的赤贫农(当时尚无“下中农”一说)家中。赤贫农自己还没房子住,哪有多余的空房子给大部队住?这就是说,大部队只能住地主家。当地有三个大村庄,可谓三足鼎立:一为纵瓦房,二为刘楼,三就是蔡洼。三大村庄都有很多地主大院。当地百姓对三大村庄上的地主有三种不同的评价:纵瓦房的“骄”,刘楼的“刁”,蔡洼的“蠢”。什么意思呢?纵瓦房的地主受教育程度高,自恃有文化,高人一等,骄!刘楼的地主多是卖麻油的工商业地主,做买卖时岂斤斤计较,简直是两两计较,花言巧语,滑头滑脑,刁!再就是蔡洼的地主是土地主,社会关系简单,爱抠门却不会抠门,蠢!愚者易安,总前委驻在这样的村庄麻烦事少。

再从微观上看,总前委在蔡洼住的这一家,同共产党有关系,有感情,因此淮海战役前总前委在蔡洼,实践证明是对的,高明的。

杜聿明不自信却信鬼

现在很多文章说是杜聿明的下属的下属不愿意住在有棵树的院子里,因为那院子像汉字“困”字;又有文章说是房东不想让人住,故意用“困”字来描述,借以吓跑蒋家军。我见过杜聿明被赦不久所写的材料,当时他走进院子后,身边的副官说这庭院像个“困”字,不宜住。杜聿明认为言之有理,更换了地方。这说明,人在走投无路时最容易投进“看风水”、搞迷信的陷阱。不自信则信鬼。

杜聿明的不自信早就有了。他认为淮海战役这个仗必败无疑。他的夫人曹秀清比他看得更清楚。在蒋介石把杜聿明从东北调到徐州当“剿总”副总司令时,曹女士就认为这个仗打不得,大闹过总统府,说杜身体有病开过刀,不应再去打仗。蒋介石不理睬。后来杜聿明果然又在淮海战役中吃了败仗,当了

俘虏。曹秀清又大闹了一次总统府,要上司找回丈夫。后来蒋家军用“杜已战死”的说法蒙骗曹女士,曹女士方才罢休。从此,蒋介石就开始对曹女士冷淡和疏远。杜聿明的长子在美国留学,交不起几百美元的学费,蒋介石也不肯帮他付学费,逼得踌躇满志而不得入学的杜公子在美自杀。这就是蒋家王朝的“良心”。

是谁抓住了杜聿明?

不少文章说杜聿明是被解放军抓住的。这固然有理有据,可事实是先由萧县张老庄拾粪农民段庆香父子发现,报告并配合张老庄驻军四纵队十一师卫生处通讯员范正国、崔喜云二人抓捕的。这件事,我当时就在《大众日报》上看到过,不知怎的后来提得少了,甚至连杜聿明被俘的地点也变更了。

原来,段庆香曾经参加过革命,虽然脱离了革命队伍,但尚有一点斗争经验。他见杜聿明那一帮人要买他身上的破烂衣服,还要送他金戒指。这引起了他的怀疑,报告了解放军,并配合解放军抓住了杜聿明。可是,后来讲杜聿明被俘经过的文献都回避段庆香的这份贡献,就是因为他曾经脱离革命队伍的那段经历,这其实是极左观念作祟。

确认“高文明”是杜聿明的不是陈毅

关于识破杜聿明伪装这一点,我所知道的和电影里拍摄的情节不一样。其实,最早识破“高文明”的不是陈毅,而是陶勇、郭化若的三纵政治部主任陈茂辉。杜聿明曾写道,他误以为陈主任就是陈毅,以为陈毅已识破了他的伪装,他便用磨坊里的砖头来砸头自杀。杜聿明头上流血后走出门,别的俘虏见了都忍不住叫出:“副总司令……”陈主任这才确认“高文明”就是杜聿明。有些文章说是见杜聿明用进口手纸,才判断杜聿明是大头目的。我没见过这些材料。我只知道因手纸而漏馅的

是守济南的国军司令王耀武。

陈主任确认杜聿明的史实,我是听原东海舰队苏荣将军(注:不是已被关进笼子里的“老虎”苏荣)对我说过多次。当时,粟裕派科长苏荣把杜聿明接过来。粟裕反复叮嘱苏荣:“要带活的来。”粟裕还对苏科长说:“派你去是因为你有文化,讲礼貌。”所以,苏荣在把杜聿明带往华野司令部路上特别小心,严防杜聿明再次自杀,从而使得杜聿明得以活到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陈其五等人起草的

杜聿明多次声称在战场上只听过陈毅的劝降书,没听到毛泽东的劝降书,这也许是事实。可是,陈毅的劝降书和毛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一而二,二而一。陈毅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写的,后来毛泽东又在陈毅的劝降书上修改加工为《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用大喇叭对着陈官庄的徐州“剿总”司令部喊话。陈与毛的劝降书都是由华野宣传部长陈其五等人起草的。

“文革”中,造反派每天都要让“牛鬼蛇神”念三遍《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可是,陈其五不念就背了出来。造反派大为惊奇,问他:“怎么回事?”陈其五说:“初稿是我主持起草的。”令造反派哭笑不得。

陈其五是安徽巢县人,蒙古族,原名刘毓珩。“一二·九”运动时为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时称“学生救国会”领导人。“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这句名言首先出自于陈其五之口,是他在“一二·九”的演讲中既用中文又用英文讲出来的,但当时他还不是中共党员。“其五”这名字是刘少奇派他去卫立煌部做地下工作时为他改的。“文革”中他为此吃尽苦头。陈其五曾在新四军四师由我舅父任旅长的团部和旅部工作过,后来又师部,担任过拂晓报社社长,是有名的大秀才。

细说孙中山家族

沈飞德



1987年春节前夕,香港朋友来信告诉王弘之:“你姐姐将来香港,请你来港过春节,与你姐姐见面。”王弘之想到姐姐1947年离沪赴台,屈指数来已整整40年了,在这漫长岁月中,他多么想念同胞姐姐啊!在民革上海市委的大力协助下,王弘之和妻子很快办妥了赴港手续,匆匆离沪。但王弘之到港后见到的不是胞姐王纘蕙,而是同父异母的大阿姐王纘蕙。原来,朋友不清楚王弘之在台湾有两个姐姐,而王弘之见姐心切,接信后心想朋友说的姐姐就是自己的胞姐王纘蕙了。

1987年的香港之行,王弘之尽管见到了分别41年的大阿姐王纘蕙,但没见到同胞姐姐王纘蕙,总感到有那么一点遗憾。王弘之思念同胞姐姐的梦在一年后终于实现了。

1988年初,王纘蕙与弟弟王弘之相约在香港见面,并预先为弟弟订好客房。那天,王弘之夫妇到香港的宾馆已是中午,见姐姐尚没到,十分焦急。不久,姐姐来电说:“我不能来了!”“你约我来港见面,现在却说不来了,叫我怎么办?”王弘之有点生气地说:“你像爸爸,喜欢游山玩水,这次到香港就算出来玩一趟吧!”王纘蕙笑着安慰弟弟。原来,王纘蕙临时改变主意不来香港,事出有因。73岁的王纘蕙本来由儿子陪同来港,但动身前儿媳将分娩,这样儿子要照顾妻子,不能再陪母亲了。

正当王纘蕙再三向弟弟解释不能来港的理由时,理解母亲思弟之情的儿子抢过电话说:“舅舅,我决定叫妈妈来。但妈妈年纪大了,一个人从来不出远门,你晚上到启德机场接妈妈。”王弘之听了,不知如何感谢这位未曾谋面、善解人意的外甥了。

从台北起飞的班机原定晚上8时到香港,但飞机直到10时才姗姗来迟。王弘之夫妇在机场出口翘首以待,坐立不安,用急切的目光紧紧盯着候机室的出口。当他看到一位年龄与自己相近的老太太拖着行李在人群中缓缓而来时,他一眼就认出了离别40多年的姐姐王纘蕙,一边高声喊道“姐姐,姐姐”,并一边拉着妻子快步奔上前去,拉住姐姐的手激动地说:“姐姐,我是海平啊!”王纘蕙凝神端详着王弘之,哽咽地说:“海平,我们终于见面了!”姐弟俩为这次迟到了22年的见面激动得热泪盈眶,引得旁人为之动容。

15.听姨婆讲故事

姨婆还没睡,坐在床横头,正在给墙角边的一只老鼠讲故事。我站在门口,听她说到她和姨爷爷结婚的时候,叫了亲戚家的一男孩来压喜床。我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上次来看姨婆,已经听过这个故事了。那小男孩半夜在床上撒了一大泡尿,把绣花被子都弄湿了,害得我姨爷爷就此落下了关节炎,她也身上受潮得了心口疼。那只老鼠吃饼干吃得十分满意,偷闲吱吱地叫几声表示同情,鼓励姨婆继续说下去。这当口我就走进了。老鼠看见来陌生人,躲进墙洞里去了,临走也没忘记把半块饼干叼走。

姨婆抬头看了看我,说:“阿顺,你代你娘来收扫街费了?喏,台子上放着呢。回了你娘就过来,陪我讲讲闲话,要不,罐头里的饼干我全给老鼠吃了。”我说:“姨婆,是我,大耳朵。”姨婆愣了一愣,招招手,我过去了。姨婆挨个摸了摸我的两只耳朵,又在耳根处用劲拉了拉,以便证实不是有人粘了两只猪耳朵来假冒的;还在我后脑摸了摸,那里有我周岁时从床上滚下来落下的疤,至今上面寸草不生;最后一步是摸我下面的小茶壶。全对上号了,算是验明正身,姨婆这才两只手拍着大腿,又哭又笑,说:“我的宝贝,你怎么才来啊?长久不来看姨婆,一定是小皮匠不让你来。这个死亦佬,一直记恨我。我想想,有几年了?三年了。你娘死的时候,我叫小皮匠去买点糕,给邻舍隔壁亲戚眷眷分分,这是规矩。这个臭皮匠,竟然去买了几块糖年糕,被我指着鼻子骂了半天。后来那些云片糕还是我出的钱。小皮匠从此以后就恨我了。”

我呵欠连连,脱鞋子打算上床。姨婆继续说:“你娘命苦,嫁了个小皮匠,又没出息,脾气还不好,你娘不开心,就走了。你那姨爷爷倒是个好脾气,文化又高,外面贴的告示啦,戏院门前的新戏介绍,百货店的招牌,他全部看得明明白白,一样一样讲给我听。要怪就怪我,结婚当天夜里,叫了三叔婆的小外孙来压喜床,结果小家伙半夜里撒了泡尿,让你姨爷爷得了关节炎。要不是这泡尿,你姨爷爷不会走那么早,撇下我一个人孤

零零。”姨婆说到这里有点伤心,用手去擦眼泪,擦好在我身上揩了揩,说:“我的乖宝贝,怎么穿得这么单薄,冻得像冷气肉一样。快上床焐焐。明朝,我拿件什么衣裳给你穿穿。这个小皮匠,我知道他不会待你好的。”说着,姨婆就开始翻箱子。

我困得不行,赶紧钻进被窝。迷迷糊糊中,只听见姨婆说,我新结婚时穿的那件对襟绣花镶边绿底软缎夹袄怎么找不到了?我就睡熟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时,姨婆让我把一件厚呢马夹套在棉袄外面。那是她翻箱子找出来的,是我那从未见过面的姨爷爷的,当年姨爷爷把这件厚呢马夹套在长衫外面的。本来太长了,幸亏被老鼠咬掉了一截,姨婆用剪刀修修齐,我穿上以后正好,拖到膝盖下面,暖烘烘了。姨婆很满意,随即用一把比她老人家多了一两颗牙齿的木梳给我梳头。我的头发本来横七竖八十分自由自在,被她一扒拉,就像是在勒草,硬生生扯下来一大把头发,痛得我直流眼泪。

姨婆楼下的那个老虎灶,在上海算是比较考究的。灶头旁边有三四张八仙桌,茶客喝茶的。再里面一大间用布帘子挡着,是个洗澡的混堂。这天开始过得很无聊,听姨婆讲陈年往事,只想睡觉。直到我发现,楼板上有几个小洞,透过小洞,就像看西洋镜一样,可以看到下面的混堂。下面每个人有一只大脚盆,坐在里面搓澡。我从上面看下去,好像他们是坐在小船上摸鱼,很好玩。我叫姨婆一起看,姨婆打了我一巴掌,骂了句“下作坯”。

下午的时候,住在三层阁的阿顺放学回来了。经过姨婆房门口,他看看我,我也看看他,我们心有灵犀,就一起去玩了。

楼下还有几个小孩在打弹珠。我看他们都是用食指夹着弹珠,然后用大拇指的指甲把弹珠顶出去。我看了把鼻涕都笑出来了。我们把这个叫做“打老太婆弹”,太难看了,要是在我们那儿,都不会有人打老太婆弹的玩。旁边还有个小孩在玩陀螺,用一根绳子抽着玩。我们那里把这个叫做“抽钱骨头”,他们却说成是“拍打大和尚”,笑死人了。

同和里



王承志